第十一集

　　有人笑着问道：

　　「大将军，现在要耍什麽花样精不精彩？」

　　小邪哈哈笑道：「保证你们玩了还想再玩，又精彩又刺激。」

　　有人急叫道：「那大将军快点说，我们等不急了。」

　　敢情这些人和杨小邪混久了，都成为一家人，连堂主罗英海也玩上瘾，而且他还带了头

，什麽「神武门」高级弟子，已不知抛到那边了。

　　小邪巡视一下众人，对他们的反应感到很满意，他点头笑道：「各位别急\*有好玩一定

少不了你们，这个游戏叫「剃眉毛比赛」呵呵……」

　　「剃眉毛？」众人惊叫道：「大将军这…………这可不大好玩吧。」

　　小邪叫道：「什麽这那的，眉毛剃掉还会再长出来，怕什麽？而且还会将你们的楣气剃

掉，怎麽样？有困难吗？」往人群望去，见大家面有难色，小邪也知道他们心里，微微一笑

他道：「有困难是不是？好，如果能保住眉毛没被剃掉的，赏银子一千两，这下子你们该不

会抱怨本将军不够意思了吧！」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条眉毛值一千两银子，这麽好的买卖那里找？那个人不想捞

上一点？大家立时抢着玩。

　　小邪得意一笑道：「现在我们要分两组，先来个骑马打战，快点！自己找伴，两个叁个

都可以。」

　　群众马上乱哄哄的凑好人数，等待「剃毛运动」开始，心情充满好奇与兴奋。

　　小邪看大家都准备好才道：「你们两个人一组的找两个人的打，叁个人的找同样人数的

，被打输的就站在我左手边，打赢的就在我右手边，知道吗？」

　　有人道：「如果没输赢呢？」

　　小邪道：「那会没输赢的？如果没输赢就看谁先落地的算输，如果没有落地就一直扛着

好了。」

　　另有人道：「如果两个人同时落地又算谁赢？」

　　小邪笑了笑道：「你们问题还真不少，如果两个人全落地，那两个人都算输，站到左边

去；现在各位还有什麽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分两边。」

　　众人很快的分两边。

　　小邪叫道；「现在你们要认清对手，免得有人输了变赢的。预备——开始！」

　　「哗！冲啊！」大家立刻乱成一片，回复到童年时期，一股纯真之情已洋溢整座小岛，

被扛之人使出浑身解数，或拉手、捉头、抓头发、扯衣服，打嘴巴、咬手指，捶脑袋，扭耳

朵，撞肚子， 屁股……统统都来。当马脚之人，猛缠猛抓马身，使其不摔下来，而且亦不

时偷踢马腿想踢倒对方或勾倒对方，有机会连手也用上，头也用上，嘴巴也算上一份。霎时

杀声震天，直冲云霄，这要比皇帝亲往蛮夷，还要来得惨烈壮观和大声。

　　不久已有人掉下马来，落入败部，垂头并不丧气的走向左边角落，他们素知塞翁失马焉

知祸福，再怎麽战，输赢到最後一样是差不多。

　　约再过十馀分钟，大致胜负已分。

　　小邪见已差不多，他道：「战争结果，马上又有另一场战争开始，也就是「剃肩运动」

已开始，拍手——欢呼——唱歌——」

　　众人也凑热闹，唏哩哗啦大叫不已。

　　小邪举起双手，等人声静下来才叫道：「现在输的这边，要跑给赢的人追，赢的人如果

追上输的人，就将其右边眉毛剃掉，而输的人也可以剃掉……我是说输的人也可以用偷袭方

式剃掉对方左边眉毛，谁剃谁，可得看真本领，等明天，天一亮\*这游戏就结束。如果你的

眉毛被剃掉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剃别人，而眉毛是完好如初的人也可以躲起来，躲到明天

天亮再回来，知道了没有？」

　　众人认为这方法很公平，可以选择躲藏方式，也可以用突袭方式。大家皆很满意接受这

「剃毛比赛」。

　　小邪道：「既然大家都明白规则，现在你们各自回去准备东西，被追的人先走半小时以

後追的人再出发，记住不准将人杀死或杀成重伤，轻伤也罢了。」

　　众人立即回去准备妥当，即刻上路。

　　「剃毛比赛」已开始。

　　不久已有人回来，他们有的是右边眉毛不见了，有的是左边，而衣服都已被撕破，想必

是被捉时用力挣扎所致，他们神情沮丧，因为得不到奖金了。

　　天一暗，已有七八十人回来，样子都差不多，反正都是缺眉毛，谁也别笑谁。

　　小邪喝足酒，填饱肚皮，坐在将军椅上，面对大门，在算人头，他希望有人没回来，因

为明天才是他补捉的开始。

　　第二天早上，全部都回来了。

　　小邪对众人道：「没有被剃掉眉毛的站出来。」

　　一、二、叁………十四位，包括罗英海与鱼尾。

　　小邪笑道：「好，很好，你们十四位，现在就去休息，晚上你们就得躲起来，别让我找

着了，等到明天现在这个时辰，就来领奖金，知道吗？」

　　这十四名都已是识途老马，胸有成竹，也不怕再次被追，他们道：「是！大将军！」一

个躬身，已笑嘻嘻的走回房休息。

　　是夜初更。

　　小邪已开始捕捉，他先巡过监狱每个角落确定无人留在里面之後才走出大门，将大门锁

上，心想：「这些人武功被封，如果不从大门是进不了内部………」他突然似乎想到了什麽

，立即一闪身，消失在夜空中。

　　不久已有人用绳索攀墙，想爬回内部。

　　等到他们爬到半空中，突然寒光一闪，直射攀附在墙上那条绳索，「啪」一声轻晌，绳

索立刻断裂，而那人也从半空中摔下来，只听一阵疾风掠过，小邪已站在那人面前，这人正

是鱼尾。

　　小邪笑道：「大象你好聪明，知道要往回躲，可是我也不笨哪！」

　　鱼尾苦笑一声，也不用等小邪剃毛，自己拿出一把刀子剃掉左边眉毛」淡淡苦笑道：「

大将军你真行，一下子就识破我的用意，我看那些人一个也没办法逃掉，希望你早点完成任

务，我眉毛已剃掉了，是否可以爬回去呢？」他已被逮，也希望大家被逮。

　　小邪笑道：「可以，你走吧！我要找人去了。」话音一落人已在五丈开外。

　　鱼尾叹口气，再次攀绳爬回监狱。

　　小邪边搜边想：「这岛上只有五里宽，其他都是海，他们可能躲在那里呢？不可能下海

吧！嗯！有可能躲在石缝里或者自己挖洞……」

　　想到此，小邪已往乱石堆上走去，四处搜寻这些数以万计的石堆，走着走着，他很仔细

搜索。

　　突然间他顿住双足，往一石堆走去，他发现这石堆有点不合理，这里靠近海边，每日被

风吹日晒，尤其是风的侵蚀。风是由海向陆地吹，这些石头应该是斜向海边才正确，而那堆

石头却相反，虽然不大明显，但对小邪来说已经够了。

　　小邪笑了笑走过去，轻轻往石堆里叫：「兄弟，可以出来啦！」

　　石堆里面没反应，也许没人。

　　小邪很有自信的又叫道：「兄弟你躲得很巧妙，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好，出来吧。」

　　没人反应。

　　小邪哧哧一笑，解开裤子，撒泡尿下去，得意一笑道：「兄弟你们也真是的，非硬喝绍

兴酒才肯出来，怎麽样？味道如何？呵呵……」

　　石堆依旧石堆，没反应。

　　小邪叫道：「你再不出来，我可要倒煤油，一把火烧了喔！」

　　这一喊，果然有反应了。

　　「且慢，且慢，大将军，我出来，我出来！」石堆一动，已经出来叁个人。

　　他们实在纳闷有人问道：「大将军，你怎麽知道我们藏在这里呢？」

　　另一人挥着袖子道：「昨天我们躲了一天，没人找着，想不到大将军一出门就把我们挖

出来了，还赏了我们一瓶绍兴酒……」他苦笑着。

　　小邪笑道：「是你们把石头叠错了；下次可要小心点，剃毛吧！」

　　叁人还是纳闷，怎麽想地想不通石头也有叠错叠对的。也不敢再多问，起出小刀将左边

眉毛剃下来，苦笑一声独自回去了。

　　小邪往东行去，东张西望，想再找出一些可疑的地方，不多时已来到一处沙滩，他想找

看沙滩上有无脚印，但找了许久还是没找着，他有点失望的往回走。

　　蓦地———

　　他又有问题产生，他走到沙滩旁边岩石上生了下来，目不转睛的看着沙滩上的细沙被风

吹过因而飘起的情形。看了不久，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的沙，被风一吹所卷起飞沙较多，而且

还有点凹下去，他笑了，因为他知道沙里面藏有人。

　　轻轻踏着沙滩，小邪已往凹地走去。

　　「出来吧！兄弟。」小邪站在凹地上叫着。

　　沙地还是和上回藏在石堆的人一样，没反应。

　　小邪扬掌连上两成功力，击向细沙，将沙土击出一个坑，果然坑里面躺了叁个人。

　　小邪哧哧笑着道：「现在可以出来了吧！」

　　这叁人那里知道已接近天衣无缝的活埋，也会被识破，纳闷的起疑来，有一人问道：「

大将军你怎麽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小邪笑道：「很简单，因为我看到风吹海沙时，到了这个地方时，就会带起多一点的沙

，这表示，这里的沙和其他的沙不一样。」

　　「为什麽不一样呢？还不是都是海沙？」

　　小邪道：「沙当然是一样，但这里的沙被你们挖过就不一样，它比较松，因为没被挖过

的沙，或被海水浸过、或受雨水淋过，或被风一层层剥掉，它们一定比刚挖过的沙更紧更密

；所以海风一 ，就把你们挖过的沙带起较多，一次两次到多次以後，你们这里就有点往下

凹，知道吗？以後别躲在这里。」

　　二人一听大叫佩服，没想到这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小邪都能观察入微，真不愧是鬼灵精

怪，也不说第二句话，叁人拿出刀片将左边眉毛剃掉，拱手躬身告别小邪後已各自回去。

　　小邪算一算，还有七个人，他想：「这七个人会到那里去呢？这叁人躲在沙堆里，他可

以挖一条斜沟，埋下管子作为呼吸用，也许也有人将管子插在水中………对了我该到水泉看

看。」

　　一想到水泉，他马上奔往水泉。身形一掠到地头，果然他已见到叁支管子直立在水中。

　　小邪轻轻弄点水滴进叁支管中，已呵呵笑了起来。

　　突然有叁条人影窜出水面，并不断咳嗽。

　　小邪叫道：「剃眉毛吧！」说完反身往石堆走去。

　　他想：「现在已剩下四个人，其中叁个人可能是一伙，因为骑马打仗时他们就是搭档，

而另外一人一定是罗英海…………罗英海独自一人却一整天不被发现（昨日）这似乎太不寻

常，今天他是可以一个人藏，而昨天呢？昨天如果自己一个人很容易就会被去掉眉毛，而他

竟没有……莫非另外有一个隐秘的地方？………而这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嗯！有这可能，

他本来是岛上堂主，这里的秘密他不知道，谁知道？」

　　这麽一假想，小邪特别注意可疑而有点人工味道的东西。不久他已摸到北边断崖。

　　这断崖深数十丈，垂直的立在海上，探头往下看，只见海浪涛涛，那有人藏在下面？

　　小邪顺着断崖走着，他观察得很仔细，因为他想如果是他自己，也会利用这片断崖，这

可以使人无法预料，将心比心，所以他搜得特别仔细。

　　果然他已有所发现。崖边有一地方留有一点石块脱落之新痕迹，不明显。小邪走上去看

了良久才道：「不错，是新痕迹，而且是绳子磨的。」因为他发现石块上留有绳索被磨下来之

细毛。

　　小邪往崖下叫道：「下面的兄弟上来吧！我已经找到你们了，如果你们不上来，那我就

坐在这里等到天亮。」

　　崖下没有反应。

　　小邪等了一下，见没有反应，忽然解下腰带当绳索往崖下放，他道：「兄弟上来吧！若

再不上来，你可永远别上来啦！也别指望有人会放绳索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了。」

　　这一叫，果然崖下立即有人叫道：「大将军，我们认输就是，我这就上去。」

　　一连叁人拉着腰带爬上崖顶。

　　一位问道：「大将军，我们藏得如此隐秘，你怎麽会知道呢？」

　　小邪道：「原因在这里。」他蹲下去指看缺口继续道：「这缺口是新留下来的痕迹，而且

留有一点细毛，在这海岛风力甚强，若不是新留下的细毛，必定会被风吹走，不是吗？」

　　那人点头又道：「可是你又如何知道我们须要绳索，否则上不来呢？」

　　小邪道：「木来我有点纳闷，後来想想才知道，因为这里连一点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

，绳子没地方可套，你们怎麽能下去？就是下去了，又怎麽上来？如果有秘道，那你们又何

必用绳索呢？这些问题相加起来，很明显是有人将你们吊上来，结果我猜的都没有错，呵呵

……」对於自己的判断力他很得意。

　　叁人钦佩不已。

　　小邪道：「别耽误了我的时间快……」

　　「剃眉！」叁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出来。

　　「哈哈哈………」四人同时相对而笑。

　　小邪已再往别处寻去，他已指向最後一个目标—罗英海。也许还有意外收获。

　　找了许久，小邪无着落，只好停下来从头再想一遍，尤其是他的为人。

　　小邪想：「罗英海不时在给我打哈哈，好像对於我的来临以及被我所控制不当一回事，

他为何如此？………也许他不必要冒被杀的危险………但如果说这件事被「神武门」总坛知

道了他还是会死，这麽说他有恃无恐了，或者在进行某种计划………」

　　他坐下来望着海边浪花慢慢想着。不久他自言自语道：「他应该是有恃无恐，因为他知

道我不久就要走，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倒不如给我打哈哈…………不想这了，该想想他藏身

处………」

　　沉思半晌他又道：「如果罗英海有秘密地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都应该离监

狱很远，或者在他寝室里………也不可能在寝室，这秘密地方既然不能让这里面的人知道\*

凭监狱那几间房子是保不住秘密的，而这秘密地方，他上司一定知道………如果他上司要来

，又不能让里面的人知道………」

　　小邪望着海岛四周喃喃道：「这里对外的交通只有船只，本岛四处都是礁石，别说是大

船，连小船郡靠不了岸…………这秘密人物来，一定要上岸也不可能从别处上岸，而他要避

开众人………从唯一的小港口避开众人………走小道……对！走小道。」

　　小邪心头一喜马上奔往小港口。

　　一到港口他很仔细的找小道，从海岸两边找，不久他已发现左边岸边之崖石似乎有人工

凿过，虽然已被海水侵蚀了，但依稀可以辨别出来。

　　小邪顺着这些痕迹，慢慢的往前走去，小道不短，已虽港口有段距离。

　　约有一柱香功夫，小邪已走到一座微凸的小丘，这小丘不高像是一个大盘子倒盖在桌上

一样，也不能算是小丘该说是微凸的方面。

　　小邪走过去凝神注视这小山丘，忽然他眼睛一亮，已发现一条很细长而且很笔直的裂痕

　　「不错就是这里了。」小邪得意笑道：「混蛋啊！这罗英海竟敢瞒着本大将军，将这秘

窟私藏了，要不是我老人家一时兴起玩上剃眉毛游戏，还呆呆的被他蒙在鼓里头呢！」

　　小邪使劲往石壁推，石壁依然不动，推了两叁下都无效，他想：「莫非有开关不成？嗯

！也有这可能。」

　　他开始寻找机关钮。

　　许久许久，小邪才发现要通往石门之小道上，有处小石阶，有一处石阶右边有个碗大石

头微微凸出右面叁寸，小邪往那石头一踩。

　　忽然「轰隆」一声，石门已开，小邪见机不可失，立而冲入石门。

　　一进石门，小邪只觉有暗器破空击到，急促异常，心念一动马上运足功力往左斜掠，一

咻咻……」数响，按着又传来叮叮当当之声音，暗器已擦身而撞向墙壁。

　　小邪趁暗器已飞过之一霎那往前扑去，其快如电闪，突地寒光再闪，又有数十支暗器袭

到，小邪一惊不退反进，双手掌力尽出击向暗器，这一扫，只听叮叮当当不绝於耳，暗器已

如大小珠玉落满盘，但小邪掌力再强，毕竟无法罩掉全部暗器，咬呀一声，寒光一闪即逝，

小邪已被击中身形立即往前摔，不动了。

　　忽然一声阴笑声传来：「嘿嘿杨小邪，任你诡计多端，能找到这个秘穴，也逃不过我的

手掌心，本来我们可以玩得很开心，谁知道你竟撞见了我的秘密，不得已我只好杀掉你。」

　　火把一亮，这人果然是罗英海，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往前走。

　　「杨小邪对不起啦！我这毒箭见血封喉，害得你连遗嘱都没办法交代。」代字未说完，突

见小邪不动之身躯笔直的竖了起来，一跳、两跳的往罗英海跳去。

　　罗英海见，一个已死之人突然又复活，吓得屁滚尿流，魂飞九霄，火把一丢往後狂奔\*

口中直叫「妈呀！僵 ！」又跌又滚的逃命。

　　小邪右手一扬，两把飞刀一闪，罗英海身形立即往前栽，两大腿已被飞刀所伤，直立不

得。

　　这时小邪才笑道：「罗英海你也真傻，我要能摸到这里来，我就能安全的走出去，你这

什麽毒箭？」伸手拔掉左肩毒箭叫道：「真他妈的孔老…关公面前耍大刀，你不要命了是不

是？」

　　罗英海异常吃惊，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毒箭并不能伤他，一切希望都幻灭了，他苦笑道

：「大将军我不晓得是您来到，我以为是宵小份子，请大将军原谅。」

　　小邪笑道：「不错我是宵小份子，我逃不出你的手掌心，我不大想玩这游戏，你以为我

是谁？他妈的如来佛？就是如来佛也有收妖的时候？搞完了没有？妖精！」他往前走去。

　　罗英海一急苦笑道：「杨大将军我认输了，我剃眉毛，我也不要赏金。」

　　小邪叫道：「你是个大混蛋，心狠手辣，用毒伤人，还隐藏秘密，这都表示你心胸险恶

是十足的坏人，人说坏人最长命，我不信，你今天就到此为止。」

　　罗英海急道：「杨大将军求求你饶了我，我一定改过自新，一定不再害人，请您再给我

一次机会，杨将军呜…………」他真哭了起来。

　　小邪叫道：「别哭哭啼啼像什麽话？我问你这地方是干什麽用的？」

　　罗英海抽搐道：「是关重要人质用。」

　　「重要人质？」小邪惊叫道：「这里还关有人质？」

　　罗英海为了乞命可管不了这麽多，他道：「是的，这里都是重要人质，很久以前就送来

，我只是奉命行事照顾他们饮食，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小邪道：「这里还有其他伤人之机关？」

　　罗英海道：「没有，只有门口一道箭阵，别的地方都没有机关。」

　　小邪心想也没什麽好问的了，他道：「我再饶你一次。」伸手一点罗英海气海穴废了他

武功。

　　「哇！」一声惨叫罗英海已经昏过去。

　　小邪点燃火把往里边走。

　　密室很深，造有不少牢房，但关的人并不多，从前面走到後面小邪只见到十来个。而且

还有男女关在一起的。

　　小邪一惊，心想：「女的？人质有女的，又关在一起，那他们应该是夫妻………」眼睛

一亮，走回去从头一个个仔细看，他似乎在寻找什麽。

　　不久他在第七牢房站着不动，眼睛盯在那女人脸上好久，嘴角露出习惯之笑容，他觉得

对自己所判断之事相当满意。

　　他折回罗英海身边，在他身上找出一串钥匙，立即将七号铁门打开，他笑道：「两位前

辈你们请出来。」

　　这两人是对夫妇，衣服破旧，头发散乱，脸形消瘦，无一血色显然是被关了许久。

　　那男的道：「你是要放我们出去？」

　　小邪再注视一下那女的道：「不错，我要放你们出去，因为你是「金剑」秦仁德。」小

邪没有把握，只好先问一下再说。

　　那人道：「老夫已被你们关在这里多年，已经变成囚犯了，也不配称为「金剑」两字，

唉！只苦了小女凤儿。」说完泪已涔涔。

　　小邪一听果然不错是凤姑双亲，心情立刻放松，急迫：「秦伯伯，你别难过，我这就放

你出去，我来救你们啦！」他很高兴。

　　秦仁德惊道：「你是……」他并不认识小邪，故而如此吃惊。

　　小邪笑道：「秦伯伯，我是凤姑的好朋友，我叫杨小邪，来来！我们快到外面去。」说

完拉着秦仁德就要往外而走，

　　这时秦夫人才道：「杨少侠，我丈夫他脚不便於行。」

　　小邪转身往秦仁德双腿看去，只见秦仁德双腿挺直，膝盖不能弯曲，心想：「这莫非武

功被人所制，太久没解开才变得如此。」他道：「秦伯伯你放心，只要不是太严重，我有办

法治好，您现在扶着他到外面等我，我将其他的人也放出来。」

　　秦夫人感激涕零，泣道：「谢谢杨少侠！」她扶着秦仁德往外走。

　　小邪又将其他人给放了，领着他们回监狱，并安置他们住宿。

　　虽然小邪救了「雌雄金剑」两位夫妇，完成了答应凤姑之请求。但他并没有像往常大呼

大叫，不是他不高兴，而是有许多问题，困扼着他，使他实在想不透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X　X　X

　　他已走回卧房，躺在床上，枕头垫得高高的，在想这奇怪的事情。

　　挪动一下身躯，心想：「凤姑是黑巾蒙面杀手的兰州分舵舵主，而她父母是被黑巾使者

捉去，应该………怎麽会关在「神武门」的地方呢？若说「神武门」就是黑巾杀手………或

「神武门」在背後豢养着这批杀手…………但也不对，上次在开封灵感塔前，「神武门」和

黑巾杀手在自己策划下，互相火拼，双方死了好几百人，这可假不了。「神武门」就是人再

多，也不会拿整坛的人来开玩笑。若说凤姑是属於另外一组蒙面人…………这也说不过去。

因为另外一组蒙面人，和黑巾杀手不一样。我一看就看得出来，更何况我在中条山引的黑巾

杀手，就是凤姑那伙的。後来我又捕捉他们几个逼问结果，知道他们开封分坛在相国寺後面

，这和凤姑所说的吻合，黑巾杀手到处有分坛，那………他妈的！」

　　小邪一想不通就火大，他叫道：「搞什麽嘛！这些人在搞什麽？真想不通。好！现在来

下定论，凤姑一定是黑巾杀手的舵主，而她父母一定是黑巾杀手所挟持，这里一定是「神武

门」的地方，而开封那场火拼也一定是真实的。剩下来的，只好慢慢去挖了，这些人真是胡

来，开我玩笑？奶奶的！我要解不开这迷底，我就叫杨大正，终身理光头，赌骰子…」。

　　小邪发誓还是忘不了赌骰子，就是不能忘本。

　　天亮了。

　　小邪站在广场上等着将剃眉毛游戏收尾。

　　望了一下众人，小邪叫道：「昨天晚上躲在沙滩里的请出来。」

　　这叁人高兴的跳出来。

　　小邪再叫道：「躲在悬崖下的也出来吧！」

　　那叁人知道中奖了，马上哇哇乱叫，群众也报以热烈掌声。

　　想了想，小邪又道：「藏在泉水那叁位也出来，我看你们冻了一个晚上，也够可怜了，

我给你们一点奖吧！」

　　「幽呼——」那叁人也狂叫起来。

　　小邪向群众道：「这九个人是有一套，跟本大将军捉迷藏，他们竟真的藏起来，而且藏

得有点离谱，通通有奖，接好。」

　　手一扬，小邪已抛出去九张一百两银票，九个人立即哈哈大笑，东一句西一句的夸耀大

将军。

　　小邪突然又道：「还有一百两，要赏给……赏……」

　　「我啦！我啦！」众人都抢着要。

　　小邪道：「别急，别急，我要赏的是天下第一奇人，各位猜是谁？」

　　群众还是乱成一片，叫着自己名字。

　　小邪哧哧笑道：「我要赏的是那天晚会睡在旗 上那位大酒睡仙，快出来，呵呵……」

他一想到这趟事就窃笑不已。

　　众人是没见到，但一听到有人这麽神，也笑道：「应该给，这奖该给这位大奇人，他是

那一位，快出来让我们瞧瞧！」

　　果然有一位壮年汉子尴尬的走出来，有点痴呆。

　　「啊！是阿呆！哈哈！我想也只有阿呆会干这种事，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小邪一听「阿呆」两字，顿时觉得很好玩，也大叫道：「好！阿呆有两把刷子，多给五

百两，爽就好。」立即拿出六百两银票给阿呆。

　　阿呆讷讷道：「大将军我……我不小心才爬上去睡觉上他接过银票，尴尬的望着小邪。

　　「哇卡！」小邪惊道：「你不小心就能睡在旗 上，要是你小心的话那……」他躬身一

揖道：「小生甘拜下风。小生实在想不出你下次要睡在那里。」

　　阿呆脸一红道：「没有！没有的！」他直摇头。

　　小邪想还有很多事要办，也不能再闹下去，他道：「好了你回去吧！下次不可以拿着扫

帚爬到寺庙屋顶的龙须上睡觉，知道吗？」

　　阿呆道：「知道了。」返身走回去。

　　小邪向群众道：「剃眉毛运动已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吧！」

　　众人意犹未尽的想再玩别的花样，不断地叫嚣着。

　　小邪笑道：「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要办，弄好了再说，如何？」

　　众人才失望的离开！

　　十邪走向鱼尾道：「鱼尾！我问你下一班船是什麽时候来？」

　　小邪想这海岛的一切都要靠内陆的供应，必有固定船期，才如此一问？

　　鱼尾道：「大致再六、七天吧！船只每一个月运补一次日用品给本岛。」

　　小邪问道：「押运的又是些什麽人？」

　　鱼尾道：「没有其他重要事情的话，来的只有一班弟兄和水手。」

　　小邪道：「怎样才算有事呢？」

　　鱼尾答道：「如押运人犯或上级派人来巡察时。」

　　小邪点头问道：「一艘船可以载多少人？」

　　鱼尾想了一下道：「如果将船上粮食搬下来，可以戴上两二百人。」

　　小邪觉得这回答很理想，他问道：「鱼尾你想不想回内陆？」

　　鱼尾想想道：「我武功已失，又中了你的毒，倒不如回内陆，找个地方躲起来，反正「

神武门」的弟兄也不认得我。」

　　「这麽说，你是想回去了？」

　　「是的！」

　　小邪道：「好—只要你能变好，每个人都会原谅你的，等上了船，我就给你解毒，你走

吧！有事我再叫你。」

　　鱼尾拱手为礼，已转身退出去。

　　小邪返往秦仁德房间走去。

　　一进门小邪笑道：「秦伯伯你们好！」他走过去。

　　秦仁德笑道：「杨公子，老夫好多了，只是双腿不良於行，不能下来给你回礼，实在…

………」

　　小邪截口道：「秦伯伯别客气，都是一家人，碰上了我很高兴其他的免啦，我替你看看

双腿。」

　　骂人的话他可很行，这种客套话小邪就差多了。

　　秦仁德笑道：「杨公子别费心了，老夫这双脚是被人点了穴道，日子一久血气已阻塞不

能顺畅，可能废掉了。」他有点伤感。

　　小邪道：「秦伯伯你放心，我对这些打穴功夫可有点门道，我想不成问题的！」

　　这句话小那可不是吹的，连他自己受重伤都能自己治好，打穴可算是吃家常敬。

　　秦夫人幽幽道：「杨少侠，我们夫妇都被人封了武功，所以没办法用真气打通穴道，也

因此被人家关在这里。一关就是好几年，说起来真是………」

　　小邪笑道：「伯母你别难过，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我先替伯父疗伤，呆会儿再为你看

看，我有一套，请你放心。」他很有自信的笑着。

　　「有一套？」秦夫人奇道：「杨公子，什麽叫有一套？」

　　小邪笑道：「就是治伤的方法，我要用「有一套」治疗伯父和您的伤：」

　　秦夫人道：「这「有一套」这麽厉害？」

　　小邪道：「那当然！这「有一套」现在是有两把刷子。呵呵呵…………」

　　秦夫人奇道：「「有一套」里边有两把刷子。那…那…」她不懂。

　　小邪看这位夫人不懂，也不好意思再偷偷开她玩笑，他道：「伯母这件事很难说明，等

一下再说，我先替伯父疗伤如何？」

　　秦夫人点头表示。

　　小邪先探了秦仁德双腿，不久又摸向胸前各穴，然後拿出金针，他道：「伯父，现在我

要用金针度穴替您恢复功力，您武功被制并没有被废，只是真气被封不能提起，等一下我用

金针冲破您「气海」穴，让您真气复原，您就将真气运输全身，如果碰到不能疏通的穴道时

就告诉我，我就为您打通。」

　　秦仁德心存希望不大，不过试试也好，他点头道：「多谢杨公子你了。」

　　小邪笑了笑，立即持金针插入他「气海」穴，并运功逼向「气海」穴。

　　不久他道：「秦伯伯你试着提气，不要间断。」

　　秦仁德定下心神，即刻提气，一次，两次，叁次，四次，他已觉得有股真气，从丹田慢

慢升起流向「气海」穴，而且这道劲流愈来愈大。

　　这一惊秦仁德可乐了，不错复功有望，他道：「杨公子好像有真气出现，直冲「气海」

穴。」

　　小邪道：「秦伯伯，你将真气运行全身，按照你行功路线行功，不须要硬逼，如果碰上

不通的穴道，就告诉我，我们开始吧。」

　　秦仁德遵照指示运功将真气流转各穴，口中不时叫道：「巨阙，天突，左曲池，期门，

神庭，百会，至阳，天枢，阳关，承山，曲泉………」

　　小邪一一在这些穴道上插上金针，并运功助其打通诸穴。

　　不久秦仁德脸色已恢复红润。

　　小邪见状才歇手。

　　秦仁德功行一周天才道：「谢谢杨公子，我真气已运行无阻，只是劲道稍微弱了点。」

　　小邪笑道：「没辟系只要能运行真气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很久没练功，所以真气不怎

麽强，多运转几次就可以恢复，现在你帮伯母运气，我要为她打通穴道。」

　　小邪仍用同样的方法，将秦夫人恢复功力，使得两人感激不已。

　　小邪道：「好啦！现在伯父、伯母功刀都已恢复，等船只一来，就可以回到内陆，还可

以去找凤姑，哈哈，这多好。」

　　秦仁德抖动一下双腿，发现已经弯曲，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惊道：「扬公子，这………

　　小邪笑道：「这也没什麽，我刚才按察你双腿时，发现你「曲泉」和「阳关」穴被制得

太久，因而双腿知觉丧失，如今你已打通这两穴，真气一通，知觉自然就恢复了，也因此能

弯曲。」

　　秦仁德真是不能自制的往前一跪，想叩谢小邪再造之恩。

　　小邪立即托住他身形急叫道：「伯父不行如此，他妈的怎麽可以这样！」

　　小邪说溜了一句粗话，还不晓得，态度依样从容不追，处之泰然。

　　秦仁德一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脸一红楞住了。

　　秦夫人见状连忙扯了一下夫君衣角，秦仁德才惊醒道：「大恩不言谢，容小夫妇两人日

後回报。」

　　小邪笑道：「秦伯伯别客气啦！算一算我们还是一家人哪！以後我们还要碰面，这样好

了，你下次就请我喝酒如何？」

　　秦仁德也不以为意，何况又是自己救命恩人，他高兴道：「一定，杨少侠你一定要来，

到时侯老夫必然为你准备美酒佳肴。呵呵……」

　　小邪笑道：「有酒还少得了我吗？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凤姑在兰州开赌场，你们回

去就去找她，顺便替我问候她一声，不过你们要小心，她是黑巾蒙面杀手的分舵主，你们可

不能被其他人发现，最好能够化 一下，再去找凤姑。」

　　秦夫人有爱女下落，已喜不自胜，喃喃道：「凤儿在兰州这……这太好了，我又可以见

到她了。」转向秦仁德道：「仁德，这真是叁生有幸，我好高兴。」秦夫人禁不住泪如涌泉

而出。

　　秦仁德安慰她道：「夫人别难过，这一切不幸的事情即将过去，等找到凤儿以後就找个

地方隐居，再也不过问江湖了。」他也哽咽起来。

　　小邪知道他们有许多话要谈，随即道：「伯父母，我到别的地方看看，呆会儿再来。」

他一揖身已经步往外走去。

　　秦仁德夫妇千谢万谢，说个不停，但却无法将内心感激说出万一。

　　小邪走到其他房间，分别为他们解了穴道，连以前那六位也解开，然後回房，一伸懒腰

叫声累，已躺在床上心想着船期来到将如何进行。

　　地想：「下礼拜船来了，就将他们弄上船，反正他们功力已复，而来人又是庸手，应该

没什麽问题，其他的人要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留下来就上船，然後我就到「神仙岛」看个究

竟，说不定可以捞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秘密，好吧就这麽决定。」

　　心里有了底他睡起来就恨舒服。

　　 X　X　X

　　小邪由四人抬着，一步步的走向广场。

　　群众一片沉寂，没人欢笑，也没人说话，他们心中似乎在怀念着什麽，也许是在怀念他

们被剃掉的另一半眉毛吧！

　　小邪已到广场中央，就像上次晚会一样，他道：「各位，很不幸明天船就要来了\*你们

有的要回去，有的要留下来，这也就是离别的开始，我们一家郡是人，所以我要向你们告别

……话依依。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作为降旗歌。」

　　他开始唱着：

　　「海风轻扬，浪声涛涛，有你欢笑，有我欢笑，美丽小岛，话别依依，留下了你，留下

了我，升我旗扬，送我旗归，永远飘飘，永远潇潇。」

　　小邪唱得很快，声调不全，他很得意马上就想出这首「降旗歌」。

　　而群众心情沉重，一遍又一遍的唱着，由快板而变成慢调，这一来，更有不少人情不自

禁而泪下，他们忘不了这几天的欢笑，他们忘不了这可爱的大将军。

　　「海风轻扬，浪声涛涛，有你欢笑，有我欢笑，美丽小岛，话别依依…………」

　　小邪的旗子已慢慢降下来了，歌声却未终了………

　　残阳已西斜，烛火慢慢升起来，闪烁着那淡淡火花，似乎在向人们招手告别。

　　阿呆已哭出来，大叫道：「酒，我要喝酒……」

　　群众也抢着喝酒，大口喝……终於他们醉了，醉得比上次更厉害。

　　小邪鼻头也是酸涩已极，心中直叫道：「妈的，妈的，为什麽老是有这种事情发生。」

　　小邪他充满了感情，虽然这些都是他敌人，但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尤其是曾经在一起

欢笑的朋友。

　　而众人珍惜着这段小邪为他们带来的欢笑，这是他们一生中研没有过的欢笑，所以他们

怀念小邪，所以他们会哭泣，尤其是阿呆，那种不应该是坏人的坏人。

　　杨小邪没有哭过吗？不错，他没有哭过，他是个找寻快乐的人，他是个带给别人快乐的

人，但他并不明白，他带给别人快乐，这正是别人所以怀念他的原因。

　　人，总是比较喜欢怀念美好的往事，也只有像杨小邪这样整天快乐的人，才不会去怀念

快乐。

　　小邪见大家都醉了，反身走入秦仁德房里。

　　小邪道：「伯父、伯母，明天船就会来，你们收拾一下，也好明天上船。」

　　秦仁德对外面之事感到很纳闷，他道：「杨公子，你是否是这里的指挥官，否则他们怎

麽都叫你大将军？」

　　一说到大将军，小邪抖抖肩头神气一下道：「呢嘻嘻……是这样的，我占领了本岛就自

己封大将军，他们都假装变成我的部下。」

　　秦仁德呵呵直笑，他笑的是小邪这身能耐邪门得很，也相信他有本领占领此岛，但他还

是有疑点，他问道：「你的部下这麽多人，怎麽多……好像有人哭了起来？」

　　小邪摇头道：「这我就不晓得了，也许哭的人是看到我明天要分开，没银子赚，所以才

哭。」

　　秦仁德问道：「杨少侠你明天和我们一起上船吗？」

　　小邪想了想道：「我可能上到一半，就要离开你们了。」

　　秦仁德心想在船上一半怎麽走，四处都是海，但地想到小那一肚子鬼主意，也许真的有

办法从大海中离开，他道：「那我们得等回中原後再见面了，杨少侠有空就到兰州来找我们

，老夫必然以酒招待。」

　　小邪哧哧笑道：「有酒好办事，好我一定去找你们还有凤姑。」

　　秦仁德笑道：「我们夫妇永远欢迎你。」

　　小邪告别後转身去找罗英海。

　　罗英海自从在秘道中被废掉武功以後，一直在房里不出来。

　　小邪走进他房间问道：「独眼龙，明天船来时你们是如何联络？」

　　罗英海还是想活命，他道：「由我和鱼尾带人去搬东西，然後告诉他们这边下个月须要

什麽补给品，船下次就会带来。至於事先联络倒是没有规定，什麽原因我也不知道，也许这

地方不重要吧。」

　　小邪想既然如此，只要将人带过去就成了，他道：「现在有九十几位弟兄要回去，你就

说要换另一批来此防守，对了，你想不想回去？」

　　罗英海叹道：「我不想，因为离开了本岛，我实在无法活下去。」

　　小邪看了他一眼道：「你不想回去，我就让你送他们到内陆再回来。」

　　「这………」

　　小邪道：「因为你很狡猾，说不定会通知内陆的人，守在岸边等着这条船，等船一到他

们就来个诸葛亮借东风，将船上的人烧了。」

　　「我………」

　　小邪叫道：「别我，你的，我会交代好要他们特别注意你，懂吗？老兄！」说完也不理

他，反身往外走去。

　　不久他已将所有人之穴道解开，并告诉他们并没有中毒，众人更感激小邪。

　　巡视一下周围，才走到港口，等待船只。

　　xxx

　　第二天一大早，天未亮，船只已到。

　　罗英海和鱼尾带人联络後，将补给品搬下，罗英海又将杨小邪交代的事说一遍，立即有

八、九十人登上船，包括罗英海，鱼尾及其他所救之人。

　　小邪一上船，马上交代所救的人，要他们注意一下罗英海，并且将船上先前押船之人制

住。

　　船行数十里，小邪走向秦仁德，他道：「秦伯伯，我们该告别了。」

　　秦仁德双目往四处搜去，并没有发现船只，他纳闷道：「现在就要走？」

　　小邪道：「不错我现在就要走，对了，你们别忘了叫那船长改道上岸，免得被拦劫，而

船上这些弟兄都是很不错，希望秦伯伯别为难他们。」

　　秦仁德道：「杨少侠请放心，只要他们不犯我，我也不犯他们。」

　　小邪道：「这样甚好秦伯父，你可有把握控制这条船？包括任何情况？」

　　秦仁德说道：「内部是没问题，如果碰上别的船只，那我就不晓得了。」

　　小邪道：「外来的干扰谁也没办法预料，这不用去考虑，内部有办法控制我也放心了，

我到对面向我部下告别一下。您慢慢欣赏风景如何？」

　　秦仁德笑道：「杨少侠你请便。」

　　小邪拱手一揖已转身走向群众。

　　他见到阿呆，走过去笑道：「阿呆你以後可别再乱睡，知道吗？」

　　阿呆憨然一笑道：「是，大将军。」

　　小邪向大家道：「各位以後我们再见了，有时间我们再来玩捉迷藏，下象棋，鱼尾，下

次你顾元帅好了，也别跑得这麽辛苦。」

　　鱼尾道：「你放心我们以後一定会碰面开个吹牛大会，我再抱叁个炮也没关系，我会往

炮脚下装个轮子，哈哈………」

　　小邪道：「各位我现在要走了，请各位多多保重。」招着手，小邪已反身往海里跳。

　　「哇！」一声巨晌，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没想到小邪会是这种走法，都祈求他能够平安

无事，回到内陆後能再相聚。

　　船已经慢慢开走，小邪已将美丽的回忆带给他们想必这是难忘的一段吧！

　　xxx

　　小邪一潜入水中，就再也没浮起来，他已按照罗英海所言往东北角方向出发，去寻找另

一座小岛「神仙岛」。

　　在水中小邪一身水功可是无人能及，其速度之快，不亚於任何一种鱼类，因为他不必换

气，故而省掉闭气之麻烦，一路轻松的往前游去。

　　下午午时一过。

　　小邪已发现一座小岛，此岛长满了树木野草，见不到一点崖石。

　　小邪心道：「游了差不多一百哩，算算也该到「神仙岛」大概是这里吧。」

　　远远望去，小邪已发现岛上四周都有卫兵哨台，而且还不时有人影晃动，他小心翼翼潜

向一岩石背面，仔细看看前面情况。

　　离他不远之岸上有一营房，其四周至少有叁、四百人正在出操，可以说将岸边围得水

不通。

　　小邪觉得此地不甚好混上去，随即转向别处，想找一个理想的地方，但一连转了叁处郡

是差不多，好像所有卫兵已将整个小岛围住，这些地方都差不多，地势较平，驻守重兵，只

要一上岸必定会被发现。

　　小邪心中直骂着这些人也不留点路来让人上去。

　　「混蛋哪！奶奶的！」小邪心想：「这里是关些什麽人，要用这麽多人来看管，我倒要

进去瞧瞧，说不定能找到神仙，那时我可要跟着他们修练仙术，回什麽中原呢？呵呵………

」他轻笑数声，安慰一下自己。

　　心念一动，他又游向北边，这是最後一处，如果再找不到好地点登路，也只好等晚上再

说。

　　还好，「神仙岛」北面是一断崖，崖高四十馀丈，陡直而立，崖石如镜平滑非常，若想

爬，根本爬不上去。

　　小邪在断崖下面，眼睛不断搜索，看是否能找到攀登此崖之路线。

　　不久他发现断崖虚有一裂缝，不大，只有叁尺宽，也不深，水正一滴滴的往下流，想必

此是长久被水所侵蚀而造成如此一条浅沟。

　　小邪暗道一声「大概这地方可以了。」立即移动身子往断崖靠去，抽出匕首，已慢慢顺

着小裂缝爬上去。

　　约叁柱香时间一过，小邪已爬上崖顶，嘘了一口气，擦掉头上汗珠喃喃道：「这断崖真

陡，累得我半死。」

　　休息一会儿，他已伸头往前边看去，并没有发现卫兵只有古树参天，荆棘遍野，杂草丛

生，原是一片原始森林。

　　小邪登上高树往四处望去，觉得西区不远比较平坦，他这才纵身往西慢慢摸去，穿过丛

林，他已发现一间茅屋，不大，但已相当古旧，屋前有一菜圃，青菜有的甚高，有的只刚萌

芽。

　　小邢心想：「有茅屋又有菜圃，那麽这里面一定有住人了，奇怪，外面警卫重重，里面

静悄悄？」

　　心一动疑，已经潜到屋後，慢慢伸头往窗口里面看，只见一位枢偻老头正在缝衣服。

　　这老人年事很高，须鬓均自，脸型稍瘦，身着蓝衣，但已破旧非常，补丁东一块西一块

，这更显得老人之落寞和无奈。

　　小邪见这老头甚是慈祥，也不甚放在心上，他抖抖身躯站了起来道：「老头，你好啊！

」他露出迷人笑脸，望着那老头。

　　老头一见是位小孩，先是一惊，但马上又恢复平静道：「你是新来的？」

　　「新来的？」小邪微微一楞，但立即明白过来，他笑道：「对呀，我是新来的。」

　　他走进老头茅屋里，发现屋里除了一张床，几个碗，几个锅子一盏灯，已很难找得到其

他东西了。

　　老头依样缝着衣服，对於小邪之来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

　　小邪是很容易将别人当成自己朋友的一种人，现在他已觉得自己已到了朋友家，随身一

坐，已坐在床上，又躺了下来，马上就吹起口哨，怡然自得。

　　两人一直不说话，足足熬了一小时。

　　老头有点耐不住了，他看了小邪一眼问道：「小孩你今年几岁？」

　　小邪见他开口，才笑着回答：「我……大概是十五吧，去年十四……今年就十五，反正

我也搞不清，人说我有几岁我就几岁。」

　　老头叹道：「可怜！可怜！只十五岁，就被捉来这里，实在可怜。」

　　突然老头眼睛盯着小邪沉声道：「小孩，你是否在江湖上很出名呢？」

　　小邪奇道：「你怎麽知道。」

　　老头笑了笑道：「你若不出名，他们也不会把你给捉来这里了。」

　　小邪一听，觉得有所疑问，他问道：「老头，这麽说来，你也是江湖名人喽！」

　　老头道：「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唉！」语意之中充满伤感与无奈。

　　小邪笑道：「那你以前叫什麽名号，我叫杨小邪，请多多指教。」他拱着手，一副老江

湖味，报名是他感到最光荣的一件事。

　　老头似乎不愿说出自己名号，叹口气他道：「名号老夫早已忘了。」

　　小邪一看他不愿说出也不强人所难，他道：「好吧！忘了就算了，那你来这里有多久了

？」

　　老头道：「也许你还没出生呢！」

　　小邪惊道：「这麽久了？奶奶的难怪你会把名号给忘了，应该，应该！」

　　老头笑笑没有接口。

　　小邪看看四周问道：「老头你们这里有酒吗？咱们喝它几日，这叫他乡遇老头，我杨小

邪今天非喝个大醉而後庆祝老头多了一个伴。」

　　小邪是想找酒喝，又不知那里有酒，所以胡扯看奇迹是否会出现。

　　老头道：「这里没酒，只有外面有。」

　　小邪闻言，有点失望，不过外面既然有酒就可以偷来，只须花费一些功夫，也罢。

　　他问道：「老头除了你以外，这岛上还有多少人？」

　　老头道：「大约有二十几个。」

　　小邪道：「那你们怎麽分开来住呢？大家在一起不是很好吗？」

　　老头道：「这地方是海岛，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种菜，大家只好分开住了。」

　　小邪问道：「那你们常在一起聊天吗？」

　　老头道：「有兴趣大家就在一起，兴趣懒了，就各自回家养猪种菜。」

　　小邪又问道：「那你们不吃饭只吃菜，还是有种稻子？」

　　老头笑道：「这那能种稻子？他们没告诉你每个月去领一次米油盐酱吗？」

　　小邪道：「没有我刚来，一切郡不晓得，对了，你的武功呢？」

　　老头叹道：「没有用，已经被制掉了。」

　　小邪微微一惊，心想：「这老人称雄江湖，也有人制得了他的武功？那个人会是谁呢？

」他道：「老头我看看好否？也许有办法。」

　　老头看了他一眼道：「你自己都被制了，何必再多费心思呢？」

　　老头并不晓得小邪功力未失，也不晓得他是溜进来的。在此待了如此多年，许多事郡已

不能使他引起兴趣了，只希望能平安终老於此。

　　小邪也知道老人心思，他道：「我是被制，但我有办法治好自己，只是时间要长一点。

　　老人目光微微一闪，随即消失，他道：「那你替我看看也好。」

　　小邪淡淡一笑走过去，在他身上探索了许久才道：「老头我有办法替你治好。」

　　「真的？」老头睦目惊叫。

　　小邪道：「治是治得好，但我内力不够，不能打通你第一关那也没有用，因为你的禁制

耽误太久，非要有高深功力来疏通不可，老头这里可有此种人？」

　　老头感到很失鉴追：「这里每个人都和老夫一样，功力尽失。」

　　小邪道：「没关系，我下次带人来救你们，那时你们就可以恢复功力了。」

　　小邪说的可是实话，但老头却不相信，因为十几年前老头也有此想法，逃过了好几次皆

被捉回来，所以他已经绝望，彻底绝望了。

　　小邪看看老头神情也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也不便再多说，他道：「老头我还有点力气\*

我去捉几只野兽或飞鸟，我们今天加加菜。」

　　不等老头回答，小邪已动身往杯中奔去。

　　老头还是和以往一样，坐在屋前看着自己所种青菜，缅怀憧憬来打发自己时间。

　　小邪是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感到兴趣，非得搞得累死躺下为止，对此地及这些老人，他

已产生兴趣，少说也得弄清楚再走，至少这些人是和「神武门」作对，也可以算是「朋友」

了。

　　他越过一排似乎是篱芭的树丛，已发现有几只山猪，右手一扬，两把飞刀已命中山猪咽

喉及颈部，山猪悲嘶一声四处狂窜，终於倒地。

　　小邪轻笑一声走过去，反身一抄，已带着山猪走回老头住处，在茅屋外架起火堆，已开

始烤乳猪了。

　　老头见小邪一出去没多久就扛一只山猪回来，真是惊讶不已，直躲在门後看着烤山猪一

副贪婪像，差点就流出口水。他武功已封如同常人，年又老迈谈何容易捉野兽，想必已数年

未曾吃过如此佳肴了吧！

　　小邪也不客气，切下一大块後腿送给老头，两人席地而坐啃食起来，老头如获至宝，倒

也小口小口吃，深怕一啃上大口肉就不见了。

　　小邪边吃边笑道：「老头这山猪肉果然不错，十分上口，那天多捉几只来腌。」

　　老头津津乐道：「沾酱油更好吃。」敢情老头已吃上瘾了。

　　「哦？」小邪望着老头微微一笑道：「好，我下次一定烤一只大山猪，然後将它变成酱

油猪。看看味道如何？」他望着老头碟子中的酱油，想沾点 ，也是一副馋像。

　　老头有点舍不得酱油，所以没给小邪，也故意没看见小邪那祈求的眼光。

　　小邪想沾点都不行，心中直骂道：「小气鬼，这麽一点酱油也宝贵兮兮，妈的我不给你

，你光喝酱油有啥用？十足的小气鬼。」白了老头两眼，也不再贪想。

　　天色已晚。

　　小邪并没有进入茅屋睡觉，因为老头没叫他进去，他只好窝在火堆旁，心想等明天再说

　　老头真是势利眼，一点亏都不肯吃，也许是这里住久了，已不知道有别人的存在。

　　天一亮小邪再将山猪肉弄热，吃得津津有味。

　　条地——

　　渍处传来吼叫声，非常刺耳，只听那人吼道：「老不死的，你他妈的敢偷我的猪，你不

要命了是不是？」

　　小邪一听暗自好笑，他叫道：「哇佳佳！这山猪还是有人的，呵呵………」

　　不久，一位乞丐扮像之老头，已气呼呼的往茅屋奔。

　　他一头斑白散发，衣服破烂，满脸腮胡沾有泥浆，脚套拖鞋，手持长竹，瘦高有点枢偻

，最明显的是他身上挂有十个小麻袋。

　　小邪一看叫道：「哇卡，还是十袋长老，嘿嘿，这里住的果然都是大人物。」

　　乞丐边走边骂道：「老不死的你偷了我的猪，我要剥了你的皮！」

　　他已冲入菜圃，将青菜弄得一团糟。

　　老头一惊，这才明白小邪是捉到了乞丐养的猪，他马上走出茅屋，急叫道：「乞丐头，

误，会，误会！别把我的菜弄坏了」他往前走，想推开乞丐。

　　乞丐怒道：「不是你偷的是谁？我剥了你的皮！」身形往前冲，将老头按在地上猛剥皮

　　小邪看老头年纪这麽大，可禁不起压，即刻跑过去，将乞丐拉开道．「乞丐头，猪是我

偷的。」

　　乞丐见有小鬼出现，先是一楞，随即吼道：「小鬼是你偷了我的猪，我打死你！」猛一

挥手，竹竿有若灵蛇的抽往小邪。

　　小邪不还手，笑了笑跟他在兜圈子。

　　乞丐边进边骂道：「臭小鬼，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找上我老人家头上，你不要活了

？」

　　小邪叫道：「喂！乞丐头，我捉的可是山猪，你怎麽可以说那是你的猪？难道说这岛上

的山猪都是你家的？岂有此理。」

　　乞丐吼道：「死小鬼，臭小鬼，你他妈的不长眼睛，我要你脱层皮 」一吼完竹竿已挥

出七、八次，可惜一点也不管用，惹得他哇哇大叫。

　　小邪叫道：「混蛋哪！你算什麽东西？你说猪是你的？我偏要说山猪是我的，怎麽样？

有本事你来呀！来捉我呀！」一冲上去打了乞丐两巴掌，又笑嘻嘻的逃开。

　　乞丐气极而疯，竹竿乱挥，猛奔狂吼，想把小邪撂倒於地。

　　小邪突然大吼一声「停——」

　　这一吼，可把乞丐震得楞在那里。

　　小邪满意的露出笑容道：「乞丐头你说山猪是你的，你可要拿出证据，我赔你就是，如

果不是的话，我可要将那些猪通通杀死。」

　　乞丐怒道：「你他妈的偷了人家的猪，还这麽多理由，好，要讲理我也不会输给你，我

将山猪围起来养，这算不算是我的猪？你说算是不算？」手中竹竿猛打地面，一副愤怒样。

　　小邪笑道：「如果是你围起来，那应该算，但我昨天捉的那只山猪，并没有被围起来呀

~」

　　乞丐气道：「你还说没有？明明是你偷了我的猪，不服是不是？好！我带你到我的猪舍

，看你还有什麽话好说？」

　　小邪笑道：「走啊！如果是你的猪，我赔你就是，别生这麽大的气，会伤身体的。」

　　乞丐见小邪并没有溜走意图，点个头，立即带他到猪舍。

　　一到猪舍，乞丐指着那些猪叫道：「这些都是我的猪你昨天是不是在这里偷的？」

　　小邪看了一下点头道：「没错，我昨天在这里捉了一只猪，但这些猪并没有被你围起来

啊！」

　　乞丐指着旁边的树丛怒道；「那些不是围墙是什麽？还我猪来！」

　　小邢往树丛瞄去心中笑骂道：「这算什麽围墙嘛？乱七八糟……不过这些猪不能走出去

，也该算是围墙了，好吧，赔就赔。」他苦笑一声道：「好吧！我赔你就是。」

　　乞丐见小邪认输了，气也消了不少，他叫道：「你以为这麽简单说赔就能赔？我可是花

了好几年，才捉到九只山猪，你以为你是谁？」

　　小邢笑道：「这简单得很，只要山上有山猪，我明天一定扛一只山猪回来给你，要是扛

不回来，我一个月的伙食通通给你，如何？」

　　小邪已摸清在岛上的这些老人，十分看中叁餐所吃的东西，也许是得来不易吧！

　　乞丐想：「反正猪已被杀，能要回来最好，要不回来，有点补偿也算了，总不能将人杀

了。」他叫道：「好吧！明天我去找你要，滚吧！」

　　小邪问道：「老乞丐头，山猪那边比较多？」

　　乞丐叫道：「对面山林多的是，只怕你没办法捉到。」他以为小邪和他一样功力被制。

　　小邪拱手笑道：「谢啦！明天来领猪！」话音一落，已往山林奔去。

　　乞丐见小邪跑得如此快，怔了一下，但也不以为意，已走去整理菜圃。

　　小邪一到林中，立即听到猪叫连天，敢情还是猪群，选择有利位置他已翻上树顶，等待

山猪来临。

　　不久猪群已奔至，小邪飞刀一扬，已射死一只山猪，他又折下一枝手臂粗之树干，冲向

猪群，找了一只最大的山猪，猛挥木棒，活活的将山猪击昏。猪群见敌人来袭纷纷攻向小邪

，其势和万马奔腾相差无几。

　　小邪反身跃上树顶轻笑道：「小山猪，我吃不完这麽多，改天再来，你们别乱跑喔！嘻

嘻……」

　　猪群没办法攻击小邪，在树下乱吼一阵，才悻悻离去。

　　小邪轻轻翻身下树，肩扛大山猪，手提小山猪，走回茅屋，轻松愉快。

　　一到茅屋，他将大山猪绑好，随即架起小山猪准备晚上烤。

　　老头走出来，以为小邪又偷人家的猪，老头道：「小孩，这岛上脾气最壤的就是那乞丐

头了，我看你还是将猪还他吧！」

　　小邪笑道：「不错那只大的是要还他的，我要让他整天顾着这只猪。」

　　他想这只大山猪，一定会冲坏那些不是围墙的围墙，存心找一些事给乞丐头作。

　　老人还是不信，也不便再多言，轻轻叹口气，反身走回茅屋。

　　小邪闲着无聊，正想着如何来进行美化这个小岛。

　　他想：「不如弄个屋子，再到外面偷点酒、米、油、盐、棉被、衣服……开个杂货店。

　　一想到小邪兴趣就来，马上开始进行造房子。

　　小邪功夫未失，大腿粗之树干，他只要轻轻一挥匕首，就将其砍下。不到下午一间木造

房子已经造好。墙壁是木头，屋顶也是木头外加茅草。不久连床 、桌椅、窗户都好了。

　　他走出门外，反视木屋，想了一下折回杯中，一刻钟不到，已拿着一面木质匾额笑笑的

回到木屋，将此木匾挂在门口前，只见上面写着「通吃杂货店」等字。

　　得意的他，这才收拾一下东西往岸边奔去，准备「进货」。

　　XXX

　　在岸边营区。

　　「一二叁四、二二叁四………左抬、右挂、前封喉、上切、斜挑、刺胸口………」

　　岸边不时传来那些部队练功的口令声。

　　小邪已快到岸边，只见岸边和岛内之间，有一些荆刺，刺竹，小尖竹片，地上还布满尖

截，叉子，团团将里面围住。

　　小邪这才知道为何里面的人走不脱，因为这些障碍对於一个没有武功的人来说，无异於

铜墙铁壁，可怜这些叱吒风云的武林高手，却被困在这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老来才栽

了大 斗。

　　小邪很轻松的就穿过障碍，往四处寻去，已发现有许多卫兵在巡逻，而且还是一丈一哨

，可见对方多麽重视这些人。他慢慢观察，并不急着偷更西，他必须找出那个地方有放酒，

那个地方是放杂货，乾粮衣服等。

　　不多时他已露出满意笑容，可能已经找好地方，及路线了吧。

　　天一黑，四处阴暗。

　　小邪很精巧的越过障碍及卫兵防守线，潜到藏酒之仓库，他觉得自己并没算错，酒还放

在这里，他又潜到另一栋仓库，这仓库正在厨房背面，果然一切日用品应有尽有，包括棉被

、衣服、鞋子、米、油、盐……

　　他再次折回卫兵哨所，一口气放倒了所有能阻碍路线之卫兵，他之所以如此做，是怕先

放倒卫兵，到时侯找不着所要之东西，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他选择了先找到目标，再偷龚

卫兵。

　　小邪轻轻松松的大搬家，不到一小时，他已将需要的东西搬过障碍物。

　　算一算卫兵也该醒了，他才收工歇手，溜回内部，点点所搬来的东西，计有大酒 十一

，棉被七条、衣服叁大困、大米十二包、油、盐、酱、醋、茶、各八箱、腊肉、香肠、火

腿、鸡蛋也不少。

　　「差不多了！」小邪轻笑一声，已得意的将这些东西搬回「通吃杂货店」。

　　叁更一过。

　　小邪已将货物搬完，他笑道：「此次「进货」非常顺利，生意一定赛逃猪（陶朱）呵呵

……」

　　小邪并不晓得「陶朱」等人，他想用赛逃猪来形容善做生意，也很有道理，因为逃猪既

然是逃，那一定跑得很快，如果比赛能跑得过它们，那当然生意兴隆了。

　　打开酒 ，小邪不客气喝起来，边喝边叫道：「嗯！不错，这是上等高梁酒这……这该

怎麽卖呢？」一想到怎麽卖，他立即顿住，心想：「这些人身上又没银子，也没值钱的东西

，我这麽一开杂货店可要蚀老本了。」

　　站起来开始来回艘着，不久他点头道：「有了，卖秘密，我这次来就是要知道他们到底

是些什麽人？而又是什麽人将他们捉到这里来；这该怎麽算呢？……一块猪肉一个秘密，一

碗酒也一个秘密……好吧！就这麽决定。」

　　想好他又喝口酒，直到五更才入睡。

　　xxx

　　不多时天已微亮。

　　一大早就有人来搅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老乞丐的声音，他叫着：「小娃儿！猪抓到

了没有，我来要啦！」他老远就吼个不停。

　　小邪并没有起身。

　　乞丐头走近一看，登时吓了一跳，喃喃道：「这……这是怎麽回事？邪门！邪门！难道

这小子会法术？」他看到门前那些杂货，已是目瞪口呆，目光一绕，已看见屋後角绑的那只

大山猪，他马上走过去，心想：「这只大概是那小子要赔我的，嘿嘿，大一倍，这小子蛮好

的。」

　　他那知道小邪捉这只猪，是要让它冲坏那不是围墙的围墙。

　　乞丐头又叫道：「小子快点出来，我要捉这只猪回去啦！」他已扛着大山猪要往回去

　　「乞丐头等一下！」小邢已走出门外，他道：「乞丐头，这大山猪是赔你的，小心看好

别让它跑了，还有，我这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你叫那些来买东西，不用钱，只要他们回答我

的问题，我就将货物送给他们。」

　　「真的？」乞丐喜道。

　　小邪笑道：「当然是真的，乞丐头你没有闻到一种香味吗？好像是酒香哪！」

　　没说乞丐倒没注意，这麽一说，乞丐憋了十几年的酒瘾，现在难免会嘴馋。

　　「咕噜！」他吞了一口口水，立即将猪放下道：「你有什麽快问，我………」他已迫不

及待。

　　小邪笑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了我就给你一大碗。」

　　「快！快点问啊！」乞丐已用手指，抬酒放入口中先解馋。

　　小邪看他这副馋像，心中暗自好笑，他问道：「你是丐帮的什麽人？」

　　「这……」乞丐有点为难道：「小兄弟我看你如果向这个岛上的人问这个问题，恐怕没

有一个人会回答，包括老夫在内。」

　　「为什麽？」

　　乞丐望了小邪一眼，想揩点油，他道：「这算不算一个问题？」

　　「算！」小邪立即舀一碗酒给乞丐。

　　乞丐接过酒，小心翼翼的喝，深怕一不小心就将酒喝光似的。

　　小邪笑道：「酒喝了，该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乞丐点头道：「因为大家为了本派名誉和安危，是没有人愿意将被关在这里的消息传出

去。」

　　小邪道：「好，我再问你，你们为什麽怕这些消息传出去呢？」

　　乞丐道：「这是第二个问题了。」他贪婪的望着小邪。

　　小邪笑着点点头。

　　乞丐道：「因为如果被各派的弟子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一方面是内部会大乱，也因此

可能会分裂，甚至於被毁灭，另一方面，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两他们必定无法消灭这里的

人，其後果是堪虑的。」

　　小邪点头又问道：「你们都是一流高手，又有谁能将你们捉来呢？」

　　乞丐喝了一口酒，害怕道：「是一个人，一个武功高得出奇的人，我在他手下走不出叁

招，他妈的叁招！」他有点讥笑自己。

　　小邪心头砰了一下，他想：「连丐帮十袋长老都走不出他手下叁招，哇卡！这个人又是

谁呢？太恐怖了。」

　　深深吸一口气，小邪问道：「乞丐头索性你将知道的全部告诉我，我送你一 酒就是。

」他抱了一 酒给了乞丐。

　　乞丐头这下可乐了，什麽也可以说，他道：「那个人是一个老人，可能有一百多岁，也

可能只有七、八十岁，总之我只看了他几分钟，无法断定他几岁，也不知道他是谁？」

　　小邪问道：「那你们又如何碰上，又是如何打起来？」

　　乞丐莫道：「不是我遇上他，而是他找上我；他妈的，他一到君山就问我是不是十袋长

老，我说是，他就一掌攻向我，我当时大骇，马上使出「降龙十八掌」叁绝招对付他，谁知

道还没走上叁招，已经被他击昏，醒来已经在这里了。」

　　小邪问道：「那个人的出手招式，你可看清楚；或有何特别的地方？」

　　乞丐叹道：「没有，太快了，连一点考虑的时间都没有。」

　　小邪想对於这麽一个高手，对敌之下是很难看出他招式，再问下去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不如问点别的，他道：「乞丐头，你对「神武门」有什麽看法？」

　　乞丐道：「十几年前「神武门」还是个小帮派，也算不得是个重要角色，老夫没什麽注

意。」

　　小邪问道：「那你可知道江湖中，有一黑巾蒙面杀手的组织呢？」

　　乞丐道：「那时偶尔也有一点风声，但引不起江湖的注意，小兄弟你问起这些问题干什

麽用？」

　　小邪笑了笑道：「你可知道外面那些人是什麽来路？」

　　「它们是什麽来路？」

　　小邪笑道：「那些人有可能是黑巾杀手，也可能是「神武门」的人，而捉你们来这里的

那位朋友，可能是黑巾使者，也可能是「神武门」门主。」

　　乞丐眉头一皱，想了半晌道：「捉我们来的人大概有可能是黑巾杀手的首领，但不可能

是渡永天。」

　　「渡永天？」小邪问道：「谁是渡永天，为什麽不可能是他？」

　　乞丐道：「渡永天就是「神武门」门主，老夫曾和他过招，功夫在伯仲之间，似乎老夫

更胜一筹，怎可能出手不到叁招，就被擒了？」

　　小邪道：「会不会当时他故意隐藏功夫，到了另一种情况下，才将你捉住？」

　　乞丐道：「也许有这可能，不过老夫觉得这机会不大，因为捉老夫那个人，已经不是人

了，而是一架机器，你没看到他出手，所以你不晓得那是怎麽回事，快，快得匪夷所思，他

妈的，连我都佩服他，因为那已经不是人所能做到的。」

　　小邪有点不服气，但他想乞丐没有骗他的必要，这高手当真是高手了。会是谁呢？最有

可能就是黑巾杀手的首领了。

　　乞丐又道：「这个老人和渡永天年龄相差很多，虽然可以化 但老夫相信以他这种身手

，是不必藏头露尾：我实在想不出天下还有这麽一位人物，唉！也许我真的老了。」他又喝

了一口酒，神色黯然。

　　哀大莫过於心死，一个堂堂丐帮十袋长老，竟会往这里养猪，说起来，有几个会相信呢

？

　　小邪看他如此伤神也不愿意再问下去，他笑道：「好吧。我们交易到此为止，你可别忘

了那只山猪，你最好将它绑起来，免得被它溜了，等一下你到其他地方替我宣传，说我「通

吃杂货店」已开张啦！一律五折优待，还可以赊帐。」

　　「好！有你的少兄弟！」

　　乞丐见小邪有点门道，而且也赔了自己一只猪，又送了一 酒，高兴得连小鬼也改口变

成小兄弟。扛着猪，抱看酒边已走下山去。

　　小邪为了这些问题，心思弄得一塌糊涂，心想：「本来以为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答案，

现在又来个神秘人物，武林中怎麽会有这麽一号人物存在？那天我可要斗斗他，看我在他手

中到底能走得了几招，看看我的跑功是否当真天下第一。」

　　小邪躺在床上，正在幻想这高手是长得什麽样子，他出手到底有多快………

　　时间已慢慢流失，已过了一个对时。

　　突地——

　　「那里有杂货店？什麽时候开张的……他是谁……」

　　一群人已涌向「通吃杂货店」。

　　小邪闻声马上走出房门，只见来了这麽多人，全都是老头，也有和尚和道士，约十几个

　　小邪展开笑容道：「亲爱的邻居，来来来！本店今天开业，五折优待，希望各位拥跃抢

购，嘻嘻，拥跃抢购。」

　　众人对於小邪来到，虽感到惊奇，但惊奇早已被屋前的杂货给掩蔽了。

　　有人问道：「小兄弟这些东西怎麽卖？」

　　小邪笑道：「今天开业，随便卖， 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通通免费奉送。」

　　众人起了一阵骚动。

　　有人道：「快问，我们快答。」

　　小邪点头道：「好我就问你，你是属於何派门下？」

　　那人道：「老夫泰山派，名号不便奉告。」

　　小邪道：「你要什麽自己拿吧！」

　　那人高兴的挑了几件衣服。

　　「阿弥陀佛！」和尚道：「小施主，可轮到老衲了？」

　　小邪看这老和尚已八、九十岁，莫非是少林派，他问道：「老和尚，你可是少林弟子？

　　和尚道：「老衲属少林派，法号虚元。」

　　小邪终於知道一位的名号了，心中一喜叫道：「虚元和尚你要什麽自己拿吧！」

　　和尚是吃素的，他要拿几瓶菜子油，反身归去。

　　不久。

　　武当派、衡山派、天山派、昆仑派………应有尽有，除了女尼的峨嵋派和恒山派以外、

几乎包括了中原各大门派。

　　突然小邪发现一项奇迹似的，眼睛一亮，他道：「各位，今天生意到此为止，明天清早

，没有问到的一人一瓶酱油，以示歉意。」

　　他拿出几瓶酱油，遂给那些未问过的人，大家才高兴离去。

　　小邪收拾一下东西，立即朝一个老人背影 去。

　　那老人走回自己旧茅屋，已不复出去。

　　小邪轻轻靠近茅屋，从窗口望着那老人。

　　突地那老人道：「小兄弟，你找我吗？」敢情他已发现小邪行踪。

　　小邪笑了笑走出来道：「老兄好久不见了，别後可无恙？」

　　那老人道：「小兄弟你是何人？我们又在什麽地方见过面呢？」

　　小邪一惊，心想：「这人明明是「飞龙堡」堡主韦亦玄，为何他会说不认识我？难道他

………」

　　小邪道：「韦亦玄你可真健忘啊！开封一别，怎麽这麽快就到这里来呢？」

　　「开封？」韦亦玄目光一闪，立即恢复原状，他笑道：「哦！原来我们还在开封见过面

？我怎麽忘了呢？自从被人捉来这里以後，我记忆力有点差，请小兄弟原谅，小兄弟你叫…

…」

　　小邪看韦亦玄颠叁倒四，忘东忘西，他道：「嘿老兄，我看你当真被打昏了头，我叫杨

小邪，不久前我还闯过你们「飞龙堡」怎麽？你都忘啦！」

　　韦亦玄目光一片茫然，想了老半天才道：「杨少侠对不住，老夫实在记不起这麽多，除

了知道自己名字外，其他的想知道都无能为刀，脑袋是一片空白，唉！」他叹口气感伤许多

　　小邪问道：「韦亦玄你也是被那不知名的高手捉来的？」

　　韦亦玄道：「是的，我是被他掌力打伤而昏过去，醒来就到这里来。」

　　小邪问道：「你到这里有多久了？」

　　韦亦玄道：「我也不清楚，唉！我被这麽一击中，什麽事都忘了。」

　　小邪问道：「那你可知道伤你的人是谁？」

　　韦亦玄道：「是一位黑巾蒙面人。」

前 后